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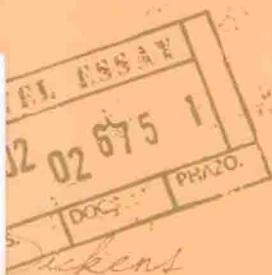
精美译本 经典常读

1842 年的美国



[英国]狄更斯 著
刘洋 译

美国的故事：狄更斯游记



Elaborate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ISBN 7-309-04940-9

定价：25.00元



ISBN 7-309-04940-9

《中国的故事：洪世康回忆录》



China's Story: Hong Shikang's Memoirs

中国故事：洪世康回忆录

精美译本 经经典常读

美国的故事：狄更斯游记

[英国]狄更斯 著

刘洋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的故事: 狄更斯游记 / (英) 狄更斯 (Dickens, C.)
著; 刘洋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558-0

I. ①美… II. ①狄… ②刘… III. ①游记—作品集
—英国—近代 IV. ①I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2044 号

书 名	美国的故事: 狄更斯游记
著 者	(英) 狄更斯
译 者	刘 洋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汪 旭
特 约 编 辑	聂 斌
文 字 编 辑	邹晓燕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3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558-0
定 价	3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001	第 一 章	启航
013	第 二 章	途中
036	第 三 章	波士顿
092	第 四 章	美国铁路、洛厄尔及其工厂制度
106	第 五 章	从伍斯特到纽黑文
121	第 六 章	纽约
151	第 七 章	费城与它的单人囚室
176	第 八 章	华盛顿、立法院、总统府
200	第 九 章	夜行的汽船
225	第 十 章	驶向匹兹堡
241	第十一章	乘汽船去辛辛那提
255	第十二章	路易斯维尔

273	第十三章	镜原远游
286	第十四章	去尼亚加拉大瀑布
311	第十五章	从加拿大到美国
336	第十六章	归途
348	第十七章	奴隶制
372	第十八章	结语
385		后记

第一章 启航

1842年1月3日早晨,我登上了“布列塔尼亚号”蒸汽邮船。这艘船的注册载重量为1200吨,开往哈利法克斯以及波士顿,上面还装载着女王陛下的邮件。我打开一间“特等舱”房门,把头伸进去,震惊的同时还有些许严肃,更多的是滑稽。那种感觉真让人终身难忘。

这间特等舱是专为“查尔斯·狄更斯先生及夫人”预留的。尽管我当时惊讶异常,但这一点倒还清楚:房间里有一处位置几乎无法触及的架板,上置一枚纤薄的垫子,垫子表面如橡皮膏一般铺着一床平展的被子,上面别着一张小字条,分明写着房间所期待入住的宾客名。难道这就是“查尔斯·狄更斯先生及夫人”心心念念惦记了足有四个月的那间“特等舱房”吗?在强烈的预感的支配下,这位“查尔斯·狄

更斯先生”曾经预言,那个理想中舒适的小房间里,至少会有张小沙发。然而他的夫人却更为理性,她明智地意识到房间空间必定有限,并且从一开始就预言,能在房间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放下两只旅行大皮箱就不错了。然而现在,别说把箱子藏进角落了,就连把它们弄进门,都像是连哄带赶地把一只长颈鹿弄进花盆一般。在伦敦金融商业区那家代理商的会计室里挂着一幅装饰华丽、石板印刷的平面设计图,图中那些高雅、优美的小房间皆是出自高人之笔,富丽堂皇自不必说。而眼前的这个小匣子毫不实用,简直不伦不类,令人无计可施。这种房间难道与那优美的画面有着丝毫的联系?简而言之,如果说这所谓的“特等舱”不是船长的儿戏之言,也不是为即将揭晓的豪华房间“本尊”所做的铺垫,好让贵宾们更为酣畅地享受其中,那么这样的现实对于彼时的我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和理解的。我在一块铺着马鬃垫的板上坐下,或者说像鸟一样支棱在栖架上。这样的地方房间里有共两处。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几位一同上船的朋友。他们铆足力气,都想从那扇窄门中挤进来,一张张脸被挤成各种怪异的样子。

还没到甲板下层,大家就已经吃了一惊。若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世间最乐观的人,肯定会在吃惊之余做最坏的打算的。之前提到那位富于创造力的艺术家在他那幅杰作中还

描绘了一个几乎看不到边际的房间。那个房间里陈设豪华，正如罗宾斯^①先生描述的那样，比东方的华丽还要略胜一筹。屋里的人们三五成群，尽是绅士淑女，个个兴致勃勃，却丝毫不显拥挤不便。下到船舱前，我们经过甲板，进入一个狭长的房间。要说这里像一口巨大的棺材也并不过分，只是两侧多了窗子而已。前方的尽头安着一只火炉，一副残破的模样。三四个怕冷的管事正在炉边暖手。房间的两侧各摆放着一条长长的桌子，纵向凄楚地延伸着。桌子上方低矮的天花板上都钉着架子，架子上塞满了酒杯和调料瓶，隐隐地令人联想到汹涌的大海与恶劣的天气。当时我还尚未看到这个房间理想的模样，得见之后便颇为欣赏。不过我却留意到，为我们安排此次旅行的一位朋友，一进门脸色就变得苍白，直往身后的朋友那里退，同时还不由地用手一拍前额，悄声嘀咕着“不可能！绝不会！”之类的话。不过，他还是故作镇定，刻意干咳了一两声，环顾着房间四周，同时苦笑着大喊道：“哎呀！这是早餐室吧？管事，是不是？”大家都预料到对方会有怎样的回答。对于这位朋友的难过心情，我们了然于心。他以前常常提到“那间大厅”，所以那幅画面已经植根于他的心中，为他所企及。同时那幅画面也让大家觉得，要想

^① 罗宾斯(George Henry Robins, 1778 - 1847)，伦敦著名拍卖商，以口才出众闻名。

构思出房间应有的样子，必须将普通客厅的大小与家具陈设扩大七倍，而即便如此也仍然不及它的真实样貌。管事以直截了当、残酷直白的事实加以回答：“这里是大厅，先生。”这位朋友着实被打击得晕头转向。

对于即将离别的人，前方是数千里的征程，天高路远，暴雨狂风。这些即将把他们与平日往来之人断然隔开。正因如此，这样的人即使暂时经历失望与挫折，在这仅剩下的能与友人聚首言欢的宝贵一刻，也绝不愿在离别悲苦之上再笼愁云，哪怕是一丝的失望与不安。这种情形之下，最自然的做法便是将开始时的惊讶化为会心的微笑。可以说，我也是这样一个人。尽管仍然坐在刚才提到的板子或者说栖架之上，我还是开怀大笑起来，笑声震得船舱都起了回音。就这样，上船入舱还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大家都一致认为这间豪华舱房已经是最为惬意、最有情趣、设计最为精巧的房间了。若是再大一点的话，则会变得令人厌恶，那将令人十分可惜。抱着这样的态度，再加上门只开了一条窄缝，大家像蛇一般挤进挤出，连洗漱台的那点地方也算是可供站立的空间，我们证明了这个房间可以同时挤下四个人。大家还相邀观看这个房间（在船坞里）是如何通风良好，还有个惬意的舷窗口，可以整天开着窗（如果天气允许的话）；再看看镜子上方那只硕大的舷窗，让刮胡子变得轻而易举（只要船不是晃得

太厉害)。终于,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房间远非狭小,反倒是十分宽敞。不过我倒真觉得,除去那两张上下叠设的铺位外,剩余的空间比那些门开在后面、把客人像煤包一样扔在路上的马车还小。而那两张铺位,若说是作睡眠之用,除了棺材,恐怕再也找不到比它们更小的了。

有关的也好,无关的也罢,既然各方都已经十分满意,大家都在女宾客舱内的火炉边围坐下来,体会一下是怎样的感受。房间里的光线很阴暗,不过有人说,等船入了海,自然会亮起来了。大家都纷纷赞同,连声说道:“当然,当然。”只是这同意的理由却很难说清。我同样记得,就在这间与我们的特等舱相连的女宾客舱内,大家找到一个使人倍感安慰的新话题,于是便聊了起来。待到话题穷尽,自然又说起以后随时都可以坐下来聊天,之后便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我们一个个以手托面,望着火苗。突然,其中一位朋友仿佛有新发现般一脸郑重地说道:“要是再能喝上一杯香甜的热葡萄酒,那该有多惬意啊。”一句话让大家都颇受触动,仿佛客舱中正弥漫着某种芳香而浓郁的味道,而这味道可以提升美酒的醇厚,达到别处无法企及的完美。

房间里还有一位女管事。她一直忙忙碌碌的,从沙发内里和意想不到的柜子中“变”出干净的床单和台布。这些柜子的构造真是巧妙。看着女管事将柜门一扇扇打开,真让人

觉得头晕目眩。观察她的每个动作,我们这才发现,每一个角落、每一件家具都用了障眼法,都另有玄机。看上去用途不大,实则大有文章,让人不注意都难。

愿上帝保佑这位女管事!她口中描述的一月航海轶事虽是编造,但她的态度却很是虔诚。愿上帝保佑她,因为她将去年此行的航程记得一清二楚——没有人生病,大家从早到晚都在跳舞。整整十二日,日日如此,俨然是一片欢乐与喜悦!愿快乐永远伴随她。看她一脸欢快的表情,说话时还带着悦耳的苏格兰口音,令与我同行的太太念起了故土。她总是预言和风,预言晴好天气(结果无一应验,不然我也不会如此喜欢她)。她身上具备女性所特有的机智,虽不算得老练,但依然显而易见:纵使有大西洋阻隔其间,年轻的母亲们与大洋彼岸的子女仍然心心相印。在鲜有游历之人的眼中,这算得是严肃征程,而在得其要领的人看来,这只是一场欢乐嬉戏,要以歌声吟唱,以哨音附和!愿她能永保愉快之心,愿她的眼中洋溢着欢乐!

我们这间特等舱房本来就在迅速“膨胀”,而到了现在,它已经变得十分“庞大”了,甚至还多出了望海的凸窗。于是,大家再次兴致勃勃地走上甲板。周围是一片喧嚣忙碌的景象,大家为起航做着准备。寒冷惨淡的清晨,这样的情景不禁令人血流加速,一种不由自主的欢乐在血管中沸腾跳

跃。每一艘大船都随着波浪缓缓起伏，每一艘小船都在水中发出激越的泼溅声。码头上，一簇簇人群带着某种复杂的“惊喜”心情注视着这艘赫赫有名的美国快船。一些人正在往船上运奶，换句话说，就是赶牛上船。还有些人正忙着运送新鲜食品，把冰库塞得满满当当的，一直堵到“嗓子眼儿”。其中有切肉、蔬菜、嫩白的乳猪、成批的小牛头，以及难以计数的牛肉、小牛肉、猪肉与家禽。一些人忙着卷绳子、缠麻线，还有些人正将大件的货箱和包裹降入货舱。事务长站在一大堆旅客的行李之间，露出个脑瓜顶，隐约中显出一副焦躁的样子。这一切仿佛表明，除了此次伟大航程的准备工作外，再也没人惦念其他任何事情了。情形如此，再加上寒日冷艳的阳光、凉爽的空气、粼粼的水波，还有甲板上冻着的一层晨冰，薄薄地泛着白色，即使轻轻一踩也会发出清脆的断裂声，不禁叫人精神为之一振。再次回到岸上，转身看去，航船的桅杆之上，色彩明快的彩旗以旗语标示出船名，一旁还飘动着艳丽的美国星条旗。三千英里的遥远旅途，以及那为期六个月更显漫长的离别都一齐减退，仿佛大船已经扬帆远航，并再次回到家乡的港湾，而利物浦的考布格码头也早已是春意盎然。

我还没有向熟识的医界人士请教，不清楚诸如甲鱼、冷潘趣酒、霍克酒、香槟、红葡萄酒等等这些在平常的一餐美味

中零星出现的食物，是否到了海上便会发生特别的质变；或者一份普通的羊排，加上一两杯雪利酒，有没有可能变成某种令人不安的未知物质。而所谓“平常的一餐美味”也是特意参照了阿德尔菲酒店的拉德利先生（我那位无可挑剔的朋友）阔绰的安排标准。我个人的观点是：开船之际，一个人对于此类事情是否谨慎都不要紧。俗话说得好：“到头来结果都一样。”尽管如此，我仍旧认为那天的晚宴无可挑剔，堪称完美。那一餐包含了以上提到的所有食物，另外还有许多丰富的餐品，而我们也没有辜负这一番盛宴。我也清楚地知道，大家彼此间已是心照不宣，纷纷避谈明日之事。这也不难理解。正如一位考虑周详的监狱看守，对于次日即将领受死刑的敏感犯人所感受的心态。除此以外，一切都很和谐。总的来说，一切都显得很愉快。

次日清晨——离别的清晨到来了，大家共进早餐。奇怪的是，所有人都唯恐谈话会有丝毫停顿，而且每个人的兴致都异常之高。然而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在强颜欢笑。这佯装的笑容与发自内心的快乐相比，其间的差别，就如同一夸托卖五基尼的温室栽培豌豆同天然雨露与空气滋润下长出豌豆之间的不同一样。然而，随着时间临近一点钟，马上就到该上船的时间了，大家都慢慢地不再“健谈”，然而每个人都仍旧执着地朝相反的方向努力。直到最后一刻，终于再也无

法继续掩饰下去了，大家索性丢掉伪装，坦率地预测着明日、后日此时会到什么地方，诸如此类。很多人都拜托打算当晚就返回伦敦的友人代为捎信，请他们务必在火车到达尤斯顿广场后，在最短时间内将信息送达指定地点——无论是收信人家中或者是什么别的地方。要托付的事，要转答的问候，此时纷纷涌上心头。言犹未尽，蓦然发现，我们已经被众乘客以及他们的亲友、行李紧紧夹住，拥挤中上了一艘小汽船的甲板，在突突的烟雾与蒸汽中向邮船驶去。那艘邮船已于昨日下午驶出船坞，现在正停在河里的泊船处。

船就在那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它所在的地方，船的轮廓在初冬午后日益浓重的雾气中隐约可辨。每个人的手指都指着同一个方向，四周一片好奇与赞扬的低语声：“这船多漂亮啊！”“这船多整洁啊！”那位歪戴着帽子、双手插在口袋里的慵懒绅士，之前还打着呵欠问另一位绅士他是否也要“过去”——仿佛那只是个渡口似的。这反而给周围人带来许多安慰。即便是他，如今也屈尊望着船的方向，点点头，仿佛在说：“这船可错不了。”即便是《戏剧批评者》^①中“睿智”的伯利勋爵的赏识，与这位厉害的慵懒绅士相比也要逊色几分。他旅行过十三次，却从未碰上过一次事故（这在船上

①《戏剧批评者》(The Critic)：又名《预演的悲剧》，爱尔兰剧作家兼诗人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Butler Sheridan, 1751 - 1816)的讽刺作品。

人尽皆知的事，至于何以如此则无人知晓了)！还有一位乘客，他穿得严严实实的，生性胆怯但又忍不住好奇，贸然向人打听那艘不幸的“总统号”^①沉船已有多久，因而遭到周围人的侧目与鄙夷。这位乘客与那位慵懒的绅士站得很近，似笑非笑地说，他相信这艘邮船肯定非常坚固。听到这番话，这位绅士先是将说话人打量了一番，紧接着又凝视风中，突然阴沉地说了一句：“肯定得是坚固的啊。”此言一出，乘客们对他的好感立刻减了几分。他们一脸轻蔑，彼此小声嘀咕着，说他是个笨蛋，一个骗子，一个显然什么都不懂的家伙。

然而，此时我们的小船已经靠在邮船边上了。硕大的红色烟囱正冒着滚滚浓烟，显然是蓄势待发，准备大干一场。包装箱、旅行箱、旅行毯包以及普通的箱子如今正手相传，迅速地被运到船上，速度快得简直令人窒息。船员们穿着利落，正站在舷梯处搀扶客人上船，同时督促手下干活儿。短短五分钟的时间，小汽船就已空无一人，而邮船上则挤满了新上的旅客。顷刻间，他们就遍及整艘邮船，每处转弯、每个角落都有许多人。拥挤中，众人都拿着自己的行李，纷纷往甲板下的船舱走，偶尔有人被别人的行李绊倒。还有人刚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却发现自己进错了船舱，只得费劲调头

① “总统号”：美国客轮，1840 年投入使用时为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客船。1841 年 3 月由纽约开往利物浦途中失踪。

出来,搞得场面一团混乱。有的人执拗地想将锁上的门打开,想在禁止通行的偏僻处打出一条通道。还有人胡乱使唤着管事人,害得他们没头没脑地在寒风凛冽的甲板上跑来跑去,头发乱得如同精灵一般。那些乘客所交代的差事都是莫名其妙的,叫人摸不清头绪。总而言之,周围一片混乱狼藉,令人眩晕。混乱中,那位慵懒的绅士却悠闲地在上层甲板溜达,淡定地抽着雪茄。他貌似没什么行李,甚至没有朋友相伴。那副漠不关心的样子,立刻使他在那些有闲暇观察他举动的人们心中提升了地位。每次他抬头仰望桅杆、低头注视甲板,或是侧目向一边看去时,旁人也跟着照做,似乎想知道他是否看出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一旦发现了,也盼着他能好心言明。

眼前这是什么?是船长的船!那边正是船长本人。大家所想所盼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健壮、结实、精悍利落。红晕的面膛,俨然是一张请柬,使你一见面就想伸出双手与他的双手紧握。一双清澈而诚恳的蓝眼睛!看到自己的形象闪耀其中,实在是一件幸事。“敲钟吧!”“当!当!当!”钟声如此仓促。“该上岸了。”“谁该上岸了?”“是这几位先生,很遗憾。”他们走了,连告别的话都来不及说。啊,现在他们正从小船上向我们挥手告别呢!“再见!再见!”他们连唤三声,我们回应三声。他们再次连呼三声,接着便消